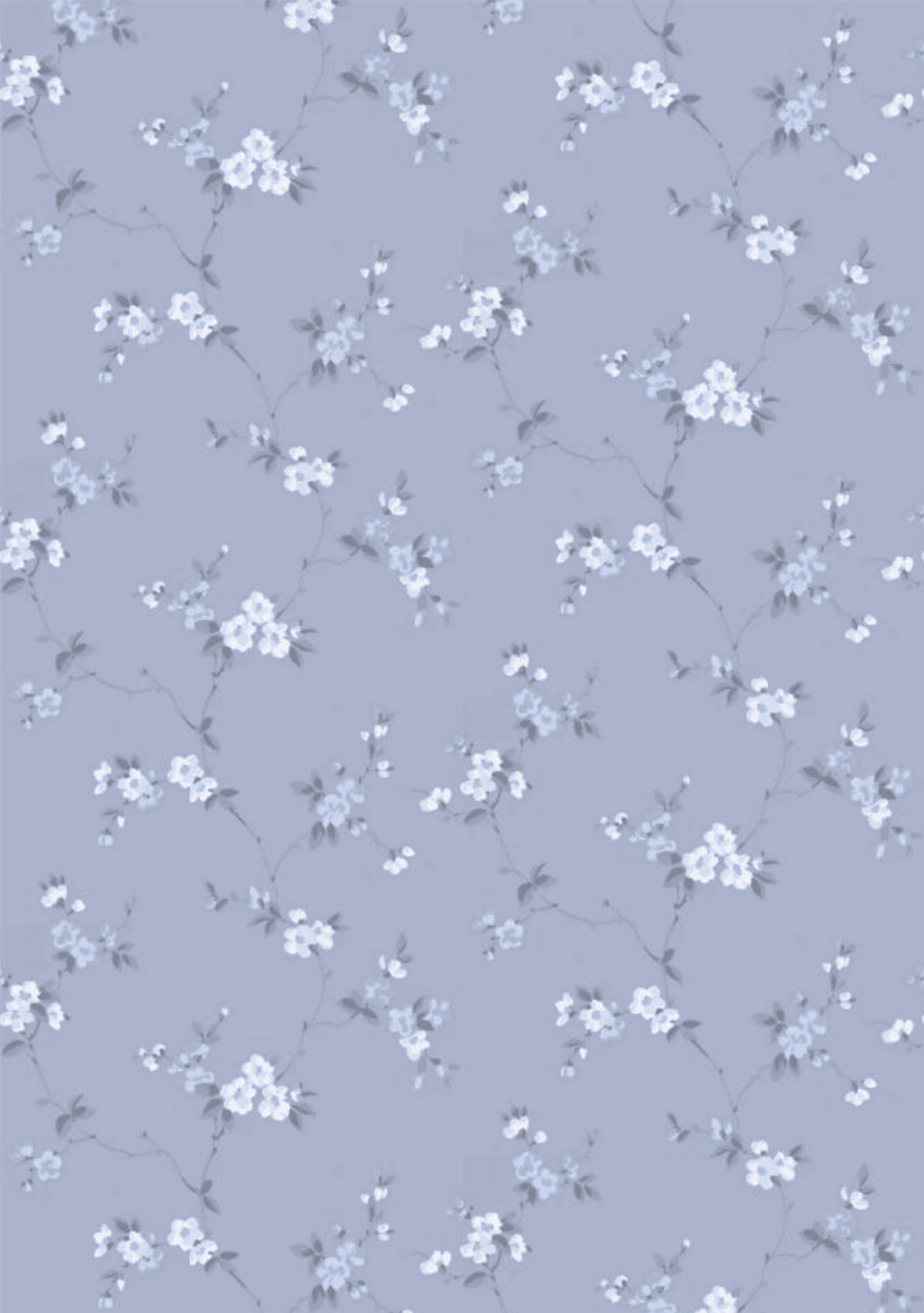


I&Mine

石炭碳





I&Mine

石炭碳



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角色介绍..... | 1 |
| 万花筒..... | 2 |
| 镜中人..... | 6 |
| 罂粟花..... | 11 |
| 模糊感..... | 19 |
| 后记..... | 26 |



角色介绍



路易·劳伦斯

来自20世纪洛杉矶的少年。他出生于一个混乱的家庭，幼时饱受母亲家暴，父亲则常年浪荡街头。后虽被姨妈一家收养并改姓劳伦斯，却因无法坦然接受这份善意，于中学时代离家出走。

作为杀害了包括生母在内数十位女性的连环杀手，他最终在法庭上被复仇心切的家属当场击毙。

本以为人生就此落幕，可再次睁开眼，他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.....



阙伽井 莉莉亚

生于现代日本的密教世家，自幼身负诅咒，丧失了感知情感的能力。虽在兄长的帮助下逐渐懂得了喜怒哀乐，却始终无法参透何为真正的爱。

表面是光鲜亮丽的偶像，实则是里世界赫赫有名的魔女。

在一次试图召回亡故男友的仪式中，她阴差阳错地将路易的灵魂召唤至此.....

万花筒



要说阔伽井莉莉亚的人生，是什么呢？

不知道。过往像是万花筒中的图案一样，遥远、迷乱、变幻莫测。

最开始的记忆是在那间阴森幽暗的小教堂，父母身着奇怪的戏服，对一群陌生人说着年纪尚小的莉莉亚无法理解的晦涩言语。莉莉亚并没有在听，而是坐在教堂角落的一把椅子上，兴致缺缺地来回晃着双腿。她既不展现出同龄人拥有的好奇心，也不说什么抱怨的话，只是像只人偶一样乖乖坐着，等着父母带自己回家。

莉莉亚是一个不太正常的孩子。

开心、悲伤、愤怒、恐惧，无论是哪种情绪，对她来说都只是由复杂笔画组成的单词而已，虽然词典上有这样那样的释义，但却并没有什么穿透力。在莉莉亚看来，旁人仿佛拥有过剩的精力，每天花费额外的力气，抽动面部肌肉、扭曲五官，摆出“表情”，像是在表演一出喜剧。她对那种事情不感兴趣，所以莉莉亚从来没有笑过，哭泣也只有刚出生时那一次而已。

——从出生到现在，莉莉亚从不曾感受到过喜怒哀乐。

不过，一切都在一个晚上改变了。

当时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多，莉莉亚遵循父母的规定，已经洗过脸刷过牙，穿着一身印有卡通图案的睡衣，坐在窗边。如果是往常的话，她应该早就躺下睡觉了，可现在，房间里有一位不速之客。

“哥哥。”

哥哥，那是对阔伽井骸使用的称呼。阔伽井骸是莉莉亚父母的另一个孩子，比莉莉亚大五岁。和自己不一样，哥哥拥有很丰富的“表情”。

“……”骸一言不发地，站在莉莉亚的身前，并不回答她的呼唤。莉莉亚看不懂他的表情。

“哥哥，怎么了？”莉莉亚又说了一句，不解地歪了歪头。

突然，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骸用力抓住了莉莉亚的肩膀。他的力气太大，让莉莉亚觉得有些生疼。

短暂地沉默后，骸有气无力地开口道：“……莉莉亚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。”

莉莉亚无法理解。

随后，骸将自己的额头贴上了他的额头。

温度，活着的证明，从另一个人身体传来的温度，这是莉莉亚最先感

受到的。然后是某种能量，又像是气体又像是液体。

不知怎的，莉莉亚觉得温度似乎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词，这里应该存在一个更贴切的词才对——温暖。

温暖，是人体的温度，但不只是说温度，总觉得还包括一种更深邃的物质……来自别人的给予？比如，放学的时候发现骸——哥哥——正在校门口等自己，明明是浪费时间，明明他可以直接回家，却偏偏要等待妹妹。想到“温暖”时，脑中突然蹦出这样的回忆。莉莉亚有这样的联想。

不过，哥哥当时并没有触碰自己，温度遥不可及，那为什么会感到温暖呢？

温暖到底是什么？没有物理上的接触也可以吗？是说脑电波的交流吗？可是人类做不到那样的事情吧。莉莉亚没有收到过别人的脑电波，陌生人无法向自己发送脑电波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爸爸妈妈和哥哥亦是如此。

可是，陌生人和“家人”好像是不同的。有时候，呆在家人的身旁，会没由来地觉得“了解”，好像他们已经通过言语之外的方式，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传递到了自己的心中。

心？

负责思考的不是大脑吗？

心，身体里的器官，跳动着，输送着血液。生物学上仅仅是这样，本来也应该仅仅是这样，可是……

词语，以前所学的词语，家人们所教授的词语，学校老师所教授的词语，全都在莉莉亚的心中变了形。笔画扭曲着，变换成一种全新的，既不是字符，也不是图案的东西——颜色，高兴变成了热烈的红色，悲伤变成了深沉的蓝色，恐惧是不怀好意的黑色。颜色爬上“爱”，也爬上了“心”。

颜色，不是颜色。感受，颜色是感受的颜色。感受，不是感受……情绪！

情绪。感情。颜色。

颜色继续攀爬，穿过视神经，爬上视线。物品也被附上了颜色。

自己有一身非常可爱的睡衣，上面印着搞怪的热门动画角色；一尘不染的床铺非常舒适，让人陷入其中；枕头和被子松软且散发出淡淡的香味，使人安心；窗户紧闭，彻底隔绝了外面的寒风，贴着朴素墙纸的房间

温暖，充满了安全感。莉莉亚处于这样的环境中，错综复杂，充斥着颜色的环境中。这让她感到……幸福。

幸福。这两个字如宇宙最初的奇点，在莉莉亚的心中爆裂开来，以惊人的速度扩展，创造着崭新的宇宙！

颜色——五颜六色、令人目不暇接的七彩瀑布——从“幸福”这个词汇中喷涌而出，横冲直撞，冲向这具小小身体里的每个角落！粘稠又贪婪的颜色包裹五脏六腑、渗入骨髓、注入进每一片细胞。每一寸，每一微米，都不再只是存在和拥有释义，而是覆上了颜色，被厚厚的油漆增加了重量，向下拖拽着、融化着。

莉莉亚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糖浆里，甜蜜却又动弹不得。

这就是情绪吗？

情绪，第一次感受到的情绪，太美好、又太强烈，脏器温暖、发烫，甚至几乎要燃烧起来，由内而外开始坏掉。

实在是幸福过头了，幸福得太刺激、难以接受……幸福得要死去！

那种强烈的感受令人又满足又痛苦、抓狂、窒息！突破极限，刺穿皮肤！沉溺于情绪，但是却没法适应，抗拒，想要逃走，好痛。全新的精神体验在全身爆发，攻击着神志，拖向疯狂的深渊。

不要！想要叫喊，即将变得歇斯底里，身体也要如发烧般滚烫，就要燃烧起来！不要！不要！

颜色，意识到的时候，颜色已经到处都是了。过去的景色已消失殆尽。

然后，不受控制地豆大的泪珠一颗又一颗，接连不断地从莉莉亚的眼眶中流出，或许是逃出——她哭了。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乐极生悲，还是身体难以接受刺激，亦或是怀念不需要处理感情的曾经。总之，在出生之后，莉莉亚第二次哭了。像个孩子，像是同龄人一样，抱着哥哥哭了。

万花筒被转动，景色如流沙般于瞬息改变。

遥远、迷乱、变幻莫测。

镜中人



秒针转完一圈，分针轻轻一跃，时针沉重地从3走向4。纵使夜已深，黎明已焦急难耐，路易·劳伦斯仍然毫无睡意。

散发着陈旧木头气味的公寓充斥着一股燥热、燃烧的感觉，让人无法冷静。屋里没有开灯，到处都是死寂的黑暗，但在那黑暗深处好像又尽是一些喋喋不休。伸手不见五指的角落里，仿佛传来另一个世界窸窣窸窣的交谈声。

路易伴随着像讥笑般、弹簧的咯吱声，从沙发上起身。

他昨天做了一个梦。

在梦里，他手持着一把锋利的小刀，站在一扇门前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女人打开了门。

……那是熟悉，又可恨的女人。白皙的皮肤、暗金色的长发、紫色的眼瞳。

路易走进浴室，拧开洗手台的水龙头，洗了把脸。冷冰冰的自来水里混合着些许铁锈，那股血一样的味道刺激着鼻腔，令人作呕，于是那萦绕在他心头的烦躁又加重了几分。

路易抬头，看向挂在墙上的镜子。借着天窗漏下来的月光，镜中的容貌依稀可辨。

脸侧的碎发被打湿了，像水草一样紧紧贴在他的皮肤上。双眼黯淡无神，无精打采地看向前方。因为睡眠不足的缘故，眼球上布满红血丝……但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

肤色是白皙的，头发是暗金的，眼瞳是紫色的——镜子里的人，十分恶心地，与梦里的那个女人长相相似。

烦躁。烦躁让人咬牙切齿。烦躁带来一股难以自控的冲动。

记忆回溯到梦境。

路易毫不犹豫地用刀刺向了那个女人，扎伤了她的肩膀。她发出惊慌失措的、动物一样的尖叫，往日的沉稳和冷淡全都可笑地消失不见。

他将那女人推倒在房间中央，跨坐在她的身上，这样她就无法躲闪。她嘴里嘀咕着一些尊严尽失的求饶，但路易根本听不清，也听不进去。

然后，他就双手高举那把在灯下闪着银光的小刀，重重地刺了下去。

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。

说起来很奇怪，路易感受到一种儿时玩过的打地鼠游戏的快感。

刀插下去。一个仿佛来自画面之外的声音，欣喜地恭喜他刺中了女人

的胃部。像是分数一样的东西从伤口里涌了出来，温热、鲜红，还有一股铁锈的味道。

另一刀，喜报说那是肺叶的位置，另一个器官！他又看见分数汨汨流出，到处散布。

“叮——！得分！”

刀起刀落。肾脏、肠子、子宫、心脏。内脏、内脏、内脏，或者只是肉、肉、肉。不知不觉间，已经钻出了那么多洞。

望向周围，到处都是鲜红的、血红的、猩红的分数，地上是，墙上是，天花板上也是。到处都被赤红色包围了，双眼能见的只有红，满分的、无限的红。

好像是某种剧场一般，外面的人欢呼着，鼓掌，为这伟大的成就而流泪！礼炮声、回答正确的音效，火热的反应。

太好了。

终于、终于，自己的复仇完成了！

那个束缚着自己的女人，终于死掉了。以后只有无限、无限，甚至有些令人寂寞的自由。

人们一窝蜂地涌到舞台上，把他抬起，像是庆祝比赛胜利一样，把他扔到天上，然后再接住。在他被扔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时，他甚至看到了上帝，上帝也对他鼓掌，庆祝他的成功。

……可是睁开双眼，只有昏暗的房间、腐烂的霉味、和行尸走肉般的自己。

一切都只是黄粱一梦。没有任何事情被改变，自己不是自由的。那个女人现在依然活着，也肯定在哪里活动着，而她的影响无处不在。

看吧，她现在就在镜子里，寄居在那个面庞中，绝不会放过自己。她还会像当年一样，将滚烫的烟头按在自己身上，毫无怜悯地、往死里虐待自己。无论怎么哭喊、怎么道歉，她都不会停下。

幻觉般的痛感袭来。

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疼痛、疼痛、疼痛、疼痛、疼痛、疼痛。

她随时都会来的，马上就会来的，又会做一样的事情。

路易感到恶心，恶心自己的长相和生母相似，恶心她的一部分就在自己的身体里。自己的血液是和她相连的，所以她无时无刻都在监视自己。在面庞里，在身体内，在每一个细胞的呼吸里。

只要她还活着，他不管逃到哪里都没用。

在外面，金发的女人、白皙的女人、抽烟的女人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。她也寄生在那些人里。在街道上，在小巷里，和那些女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她的部分就会窃笑，用像乌鸦一样刺耳的声音重复地告知着：

“你是逃不掉的，她在整个世界无处不在。”

烦躁、冲动、更无法控制的是愤怒。

路易一拳打在了镜子上。

“咔嚓——”

镜面裂开一道缝隙，然后缝隙向四面八方爬去，最后整个镜面满是裂痕。

镜中人微微错位着，像是被切分成了数十块，而每一块中都有她，也有她的嘲笑。这一拳把她分成了数十个他。

真是无用功、笑话。他是永远无法从她的视线里逃脱的。她还会继续折磨他，比拳头上渗出的鲜血更惨烈、更痛苦，而且永无止境。

比如现在，现在路易就看到她来了。

他紧抱着自己的脑袋，蹲在了地下。

她的模样、她的声音、她的动作。她重叠、重合，围成一圈，滴水不漏地包围着他。辱骂的音节混乱、吵闹、而永不停歇，一直、一直……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耳畔回荡。

恶魔的低语带来回忆，童年的回忆涌上心头，拖拽他，将他拉入地狱。

地狱里，他站在岩浆池前，滚烫的温度刺痛着他的皮肤。恶魔用三叉戟把他推进岩浆，他在里面灼烧、融化，皮肤、内脏、骨头黏连在一起，然后都化为灰烬，最后灰烬也消失不见。然后，路易又一次站在了岩浆池前，那恶魔再度把他推入其中。

就这样不停重复着，在莫比乌斯环中轮回。

在岩浆中他挣扎，伸出失去了形状的手臂。难道自己就要永远、永远、永远这样被她束缚着吗？

不，不要！这样的人生不要永远、永远、永远地继续。

那些在窗边窥见过的，在路边玩球的快乐孩子，那些人的生活，为什么自己无法拥有？

都是因为那个女人，因为那个女人的存在，自己无法获得自由。她会追逐自己到天涯海角，确保自己永远、永恒地被痛苦折磨，因为自己是她，是恶魔所生下的孩子。

他要逃走，他要自由，持续的自由、永久的自由、永恒的自由，自由、自由、自由。他要撕开被血液黏连在一起的身体。

所以，所以必须要杀死她才行，只有杀死她才行。就像将克罗诺斯撕成碎片的宙斯。

就如耳畔那些声音所言，就如那晚的梦所启示。一阵神圣的狂风吹来，所有的路标都指向了死亡。

就这么做，必须这么做，只能这么做。

路易会杀了她，然后获得自由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一定是这样的、非是这样不可的。

在一片死寂中，镜子里支离破碎的人，笑了。

罌粟花



路易惊觉自己似乎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耳畔传来喜剧节目主持人的说话声，伴随着嘉宾断断续续的笑声。

这可不妙。她会生气的。

于是路易睁开了双眼，准备起身。

然而，就在刺眼的光线刚照进眼底时，他与另一双眼睛对视上了。

一双有着红褐色眸子的，清亮的眼睛。

路易心里一惊，右手不易察觉地颤抖了一下。

莉莉亚。

此刻，她正以一个奇妙的姿态停在沙发旁。一条腿轻立，一只膝盖跪在沙发边缘，上身随之弯出一个柔和的弧度。一臂轻撑着靠背，另一只手则撑在路易的颈侧。她身体前倾，以极近的距离一言不发地、面无表情地紧盯着路易的脸。

由于今天没有扎辫子，她黑色的秀发顺着肩头滑落，如流水，又似瀑布。

路易和她对视了数秒，但她似乎并没有移开的意思。这个姿势几乎是困住了路易，让他无法起身。

有些无奈，为了结束这尴尬的局面，路易只好开口：“……上午好。”

莉莉亚眨了两下眼，露出一副有些吃惊、却也有些茫然的表情，回答道：“路易，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了。”

“所以我睡了四个小时？”

“是这样没错。”

路易心想，自己死定了。

其实路易对电视节目没什么兴趣，也听不太懂那些日本人到底在说什么，只是莉莉亚说“电视是了解文化的最好方式”，然后像是布置任务一样地让他在沙发上乖乖坐好收看节目。

结果是他搞砸了。

想到即将到来的莉莉亚的怒火，路易的喉咙滚动了一下，像是位于断头台下的死囚一样。

莉莉亚用耐人寻味的眼神看了看路易，然后噗嗤一声笑了，露出了两颗若隐若现的小虎牙。

“骗你的啦，其实现在才一点。”莉莉亚露出和节目里整蛊成功时一样的开心。

“路易你意外地很单纯呀！居然就这么信了，噗噗。”她一边笑着说，一边从沙发上起身，结果差点失去平衡砸在路易身上。还好路易眼疾手快地抓住她的肩膀，稳住了她。

对于这小小的捉弄，路易既没有生气，也不觉得尴尬或者羞愧，因为他已经习惯莉莉亚的这种性格了。

“也许吧。”他一边坐起身来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复道。

莉莉亚站在他身前，竖起了左手的食指，宣布道：“还有还有！我还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——路易你的睡颜看起来超可爱，和平时完全判若两人！”

“可爱？”路易微微皱起了眉头，一脸不解。

“就是这样的。路易的睡脸看起来一点防备都没有，像是小孩子。”莉莉亚把食指按在路易的唇角，然后向上用力，为他的半脸拽出了一张奇怪的笑容。

她的指尖有些凉。

而路易则淡然地放任莉莉亚，任凭她摆布。

“我没见过我睡着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嗯...想来也不可能见过吧？下次我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偷拍一张的。”莉莉亚的另一只手也伸上他的脸，为他捏出一个对称的笑容，但路易的眉毛和眼睛依然冷冰冰的。

突然，莉莉亚好像想到什么，把双手转移到了路易的肩膀上，说道：“对了对了，今晚我做嘉宾的那期节目要播出了。虽然我觉得在电视里看到自己怪怪的，但是还是打算看一下，路易一定会陪我一起的，对吧~”不容拒绝的语气。

“嗯。”路易做出了莉莉亚所期待的回复。

路易打算听莉莉亚还会说什么，然而这次开口的不是她的嘴，而是从她身上传来“咕噜——”的一声。莉莉亚顿时尴尬地涨红了脸，捂住了自己的腹部。

“你饿了？”路易依然是淡然的表情，淡然的语气。

莉莉亚有些不好意思，在沉默了一会儿后，回答道：“.....嗯。”

“我去做饭。”路易站起身来。他比莉莉亚高出一个头，这让莉莉亚

那种飞扬跋扈的压迫感全无。

就像是有意要用开莉莉亚一样，路易快步走进了厨房。他系上围裙，冲洗了下菜刀，然后就开始熟练地切起菜。

路易和刀，有着不小的渊源。

他曾用一把类似的小刀，杀死了数位女性。

新鲜血液甜丝丝的味道，受害者不再挣扎、一动不动的躯体。那种成就感，至今依然盘旋在心头，让路易兴奋，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嘴唇。

但已经结束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全都已经结束了。路易·劳伦斯现在只是个寄人篱下、任人摆布的人偶。

这样告诉自己后，路易将思绪拉回现实，继续专注于做饭。

很快，路易就完成了—锅炒蘑菇。接下来他又舀了两碗米饭，从冰箱里取了些裙带菜咸菜。

大概就是这样吧，路易在心里评估了一下，然后取下围裙、挂好，一次性将两份饭端上了餐桌。

路易打算通知莉莉亚一声，不过她此刻正靠在沙发上和经纪人打电话，于是路易就安静地站在桌边等她结束。

这些事情，他已经学得很明白了。

站着发呆，路易又想到了“以前”的事情。那是在法庭上，庭审结束后，当时他正在等待法警将自己押走。

就在那时，路易听到“嘭”的一声，身体一震，然后自己就失去平衡，倒在了地上。

自己倒在一滩温热的血泊里，视线逐渐模糊，最后意识也消散了。

那是关于自己是如何死去的回忆。也是十恶不赦、人性泯灭的连环杀手，最终恶有恶报的故事。

事情就是这样。本来应该已经死去，却又在新的世纪活了过来，这让人心情复杂。

……

终于，莉莉亚似乎打完电话了。

“饭做好了，莉莉亚。”路易唤道。

“来了！”莉莉亚用甜美的声音应答。或许是因为结束了一场麻烦的讨论，她现在似乎心情不错。

路易走到她的座位前，帮她拉开椅子，她也在说了一声“谢谢”后入座。然后路易回到对面自己的位置坐下。

这样应该合格了吧？路易准备用餐。

然而……

“路易。”

简短的音节。声音来自那个清脆的嗓音，但是那种友善的感觉已经消失殆尽，只剩下冰冷。

路易打了个激灵。

看向面前的人，此刻的莉莉亚，脸上没有任何笑容，那双红褐色的眸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让人觉得诡异地发红。

莉莉亚生气了。

她没有再多看路易一眼，猛地站起身，走向了厨房。

路易大概知道她要做什么，但是他不想往那边思考。

他就像是坐在电椅上的死囚犯，结束生命的电流会在任何一瞬间到来。

“路易。”

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路易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缓缓回头——

一道寒光闪过。

喉咙处传来一股尖锐的凉意，然后好像有什么温热的东西顺着脖颈流下。

路易低下头，看清了。莉莉亚手上拿着一把刚从厨房拿来的水果刀，刀锋还沾着血。

咽喉里是甜丝丝的味道——是血。血涌进了气管里。

呼吸在即刻被堵住。无法喘气，呼吸困难。

好痛苦。

他想按住出血点，说不定可以止血。但是……

好痛苦。嗓子里好痒，他忍不住伸手去抓挠。

“说了几次做饭要做汤了，真是不长记性。”

莉莉亚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语气像是在责备一只不听话的宠物。

对不起...虽然想这么说，但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，只有咕噜咕噜的，气流在血中涌动的声音。

好痛苦。

脑袋变得沉重。脑子里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。小的时候，妈妈曾经将孩子的脑袋按在蓄满水的池子里。无法呼吸，痛苦，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获得空气。

真是相似啊。

.....

.....

.....

路易惊觉自己似乎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.....然而不是。

自己刚才死了一次。

睁开双眼，就在同样刺眼的光线照进眼底时，路易与另一双眼睛对视上了。

这一次，路易一点都不觉得惊讶。

那是莉莉亚的眼睛。她正在以极近的距离盯着路易。

路易能感觉到，自己此时正躺在沙发上，而脑袋，则是枕在莉莉亚的大腿上。意识到这柔软的触感，路易突然觉得有些不自在，于是立刻对莉莉亚搭话：

“.....下午好。”

“你猜猜现在是下午几点？”莉莉亚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性格，笑眯眯地问道。

“四点吧...？”

“正解！”莉莉亚轻轻鼓掌。

“我可以起来吗？”

“啊，当然了。”莉莉亚连忙将身子靠后，以避免和路易脑袋撞脑袋，“你醒的时间正好，节目马上就要播出了。我刚才还担心你到点醒不过来呢。”

“是吗？幸好赶上了。”路易用事不关己的口吻回答道。

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。

脖子上没有伤口，能够正常呼吸，没什么比这更好了。

两个人现在并排地坐在沙发上，几乎靠在一起。

“真是的——你这人怎么总是这么冷淡！”莉莉亚对着路易不满地鼓起了脸，然后伸手狠狠地捏了一把他的腮，让路易都觉得有些疼。

然后莉莉亚很快就把这份不满抛之脑后，因为她注意到广播结束了。“啊，开始了开始了！”

“怎么样，我的这身衣服？人家想不要弄得太浮夸，但是又保持自己的风格。”

“挺不错的。”

“这个回答很完美对吧？那家伙居然给我设套。不要让偶像演员讨论这么露骨的话题啦！”

“那个人很坏。”

“就是说啊。”

莉莉亚放任自己倒向一边，靠在了路易的肩膀上。

“那个大叔真是讨厌。这里明摆着就是想让我出糗。当时我真想瞪死他！”莉莉亚恶狠狠地说了一句，然后顺便环住了路易的左臂。

“嗯。”路易回答。然而此刻他其实并没有在看电视，而是在偷瞄自己身旁的这个人。明明平时就是个有些任性的普通少女，生起气来却那么可怕，路易不免觉得有些不真实。

……既像天使，又像恶魔。

“这里居然剪辑掉了，不会吧？！”

“希望人家的暴言不会被炎上，拜~托~啦~”

“去死吧大叔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路易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莉莉亚的自言自语，直到节目的结束。

莉莉亚“哈——”地打了个哈欠。

路易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

“今天的晚饭吃什么？”

“唔……咖喱，我想吃咖喱！”莉莉亚晃晃脑袋。

“啊，不过，晚饭我要和你一起做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为什么？总是让你做家务事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？！”莉莉亚点点路易的额头。

“我觉得没什么。”

“你的意见无效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备菜吧~”莉莉亚一下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朝厨房那边大步流星。

路易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跟了上去。

他早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——莉莉亚其实是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。

她其实从来不在乎周围，不在意别人，只在意在自己希望的时候做出自己希望的行动，来塑造心目中的自己。

对人心没兴趣的路易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，只能说明她根本不想藏，甚至不觉得自己有不对。

路易虽然感到无奈，但其实并不讨厌她这一点。

因为自我主义，所以不过分探究她的周围，就算知道了，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

就是因为如此，路易身为一个罪无可赦的恶人，才能待在这里，待在她的身边。

这种情感复杂而难用语言描述。

只是，如果有一天，路易也能一窥她心中“爱”的形状就好了。

“路易！这个洋葱...到底怎么切.....呜呜.....”莉莉亚被洋葱熏得泪眼朦胧地问道。

“让我来吧。”路易从莉莉亚的手上接走了她的刀。

在一个瞬间，两人的手重叠在了一起。

模糊感



莉莉亚确实觉得自己是被幸运眷顾的。但是，有一个，仅仅一个事物，是缺失的。

拿起一颗晶莹剔透的玻璃珠，将它的形状与太阳重合。

阳光从中心穿过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虹光。

那之中，缺少的是什么？

在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守护天使四处奔波，为家族收集幸福的珠子，穿成一串洁白闪光的珍珠项链。

将这份幸福美滿戴在新生儿的脖子上，年幼的孩子满足地笑了。

在这之中，缺少的是什么？

将思维着眼于更近的地方——那些幼时读过的童话故事。从水晶鞋得来的爱情，从纺锤得来的爱情，从毒苹果得来的爱情。美丽动人又惹人怜爱的公主，帅气又忠贞的王子，洋裙、宫殿、欢呼的人们。

那么，缺少的是什么呢？

在幸福的“Happy End”之后，在轻轻道出的“我爱你”之后，从未有谁诉说过：爱，到底是什么？

莉莉亚不知道爱是怎样的。

七情六欲过于繁复，不如先将它们置于一边。

要说爱的话，若是能开口，对谁说出表达爱的话语，像是“我喜欢你”“请和我交往吧”，那意味着自己有恋爱之心吗？

那电视剧里的演员呢？写着低劣之作的剧作家呢？他们也拥有爱吗？

若是胸口一阵揪心的疼痛，若是像溺于深海之中，无法开口说话，那意味着自己是恋爱中的笨蛋吗？

可是医院里的病人，和哮喘的孩子们，都摇了摇头。

那么，爱到底是什么呢？

在一个不能再平常的一天，莉莉亚正和路易待在一起。

莉莉亚佯装无所谓，却又有些在意地，偷偷地打量着路易。

那是像童话里的白马王子一样的人。

一头麦浪般的金发虽疏于打理，几缕碎发任性地翘着，却难掩天生丽质的顺滑感；在阳光的晕染下，那抹灿烂又增几分。他的刘海被三七分，右侧发丝垂落，微微遮着眼睛，左侧则被利落地别在耳后，让那漂亮的侧脸得以示人。

苍白的肌肤散发出一丝冰冷，挺拔的鼻梁线条柔和，没有任何攻击性。在慵懒半阖的眼睑之下，修长的睫毛投下淡淡阴影，让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眸显得深不见底。单薄的嘴唇微微张着，隐约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

耳上，几枚金属耳饰折射着冷光——除了耳垂是真的穿孔外，其余皆是耳夹。也只有能近距离观察的莉莉亚才知道这种事吧。

在长相上，这个人可以说是完美无缺。性格呢...性格也说得过去吧。

虽然有些阴沉，总是有话不说，偶尔还会惹莉莉亚生气，但路易从来没有伤害过莉莉亚，也没说过什么她的不是。

嗯...要说的话，路易有种隐忍的温柔。就像是玻璃珠，平时只是冷冰冰地映着周遭的景色，但若是置于太阳下，便会披上七彩的光晕，染上梦幻的色泽。

总之，路易就是那样的人。那样的人此刻正坐在自己的身边，百无聊赖地观察着玻璃窗外的行人。

莉莉亚，是怎么看待这个人的呢？

不知道，这个人.....

似乎是发觉了审视的目光，路易移动了视线，和莉莉亚四目相对。

“蛋糕，好吃吗？”他用一如既往的冷淡语气问道。

莉莉亚突然意识到自己含着蛋糕叉子想入了神，不由地慌张起来。她可不想被路易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。

“嗯，这个奶油非常好吃！路易你要尝一口吗？”

“我就不用了。”

莉莉亚又用叉子切下一块柔软的蛋糕，送入口中。

要在这里声明的一点是，莉莉亚并不觉得路易神秘。她知道他的故事，知道他这样的性格是从何而来。他对她几乎言听计从，而她对他了如指掌。

但是，但是，有时候还是能感受到一股无法忽视的疏离感。

她坐在这里，他也坐在这里，可总觉得脚下的地板会从他们之间裂开，然后裂缝一点点扩大，深邃地直通地心，把两个人分割得越来越远，最后连彼此的身影都难以寻觅。

莉莉亚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。

即使手牵着手，肩膀靠着肩膀，那道沟壑也不会消失。

路易，永远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路易是莉莉亚的男友，但莉莉亚却并不对他抱有恋爱之心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吗？

那种事情，鬼才知道。

转眼间，盘中只剩下蛋糕渣。

“我们走吧，我去结账。”莉莉亚把叉子轻放在盘边，说道。

随着沉重的门被推开，风铃被晃动，发出了“叮叮咚咚”的声响。

方才的咖啡店太过温暖，让人忍不住有些迷糊，才会想那么多有的没的。莉莉亚是这么认为的。

来的时候是经纪人顺路捎的，现在不知道回去是打车，还是坐地铁。不管是哪个，被人认出来都会很麻烦。

...不如在这附近转转，等天色暗下来再说？正好莉莉亚平时不怎么来这片区域。

路易给出了肯定的答复——一个“嗯”。

地图上显示不远的地方有个公园，于是两个人决定走过去看看。

在川流不息的柏油路旁，绿灯开始闪烁的红绿灯下，他们一左一右地走着。

路边的店面换了一家又一家。

现在，在莉莉亚的身旁，那堵透明玻璃墙上，正贴着热播电影的海报。女主角穿着不知道哪个高中的制服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封情书，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恐慌表情。

漆黑的长发，红褐色的眼睛，熟悉的面容。

只要是看到了这一幕，自然不用说，海报上的女生就是莉莉亚，这是她主演的校园恋爱电影。

让不懂爱的人表演恋爱中的人，多么可笑呀。

然而这样的光景其实也正在现实中上演，不是吗？

在摄像机之外，莉莉亚此刻也正在扮演着任性的女友。

口中所言，有几分是真实，又有几分是演技？

“路易.....”少女开口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最喜欢你了。”甜美醇厚的声音。像阳光一样闪耀、让无数人沦陷的笑容。

这突如其来的示爱似乎是让路易有些惊讶，他停下脚步，眼睛微微睁大，用不明所以的表情看着莉莉亚。

又来了，又是这样。既然是名为“男朋友”的角色，至少说些什么吧？

芭蕾舞的独角戏，一轮后又是一轮。

“笨蛋！”莉莉亚狠狠地冲着路易的小腿来了一脚。

回去之后，一定要狠狠地修理这个家伙。

留下因为疼痛而皱起了眉头的路易，莉莉亚一个人气冲冲地继续前进了。

即使五官扭曲起来，那张脸还是美丽得让人失神，这一点让莉莉亚感到更加不爽。

在外面的时候，路易总是被各式各样的女生搭讪。一开始这家伙还会不知轻重地收下她们的手机号，被莉莉亚教训后就变得乖巧了许多，每次都只是摇摇头。但是莉莉亚还是会不爽。

——因为独占欲。

独占欲、占有欲、占有心，这种心情莉莉亚还是能够理解的。

路易是莉莉亚的，属于莉莉亚的，只属于莉莉亚的。不希望自己的收藏品被别人发现、观赏、触摸、夺走，这是人之常情。

对，直白来说，路易是莉莉亚拥有的东西。

绝对不会离开，言听计从、任劳任怨，一心一意喜欢着她的，空洞的笨蛋。

可是既然深知他心里只有自己，不会被别人夺走，她又为什么会对他有着“独占欲”呢？

感情像是蜿蜒的藤蔓，扭曲、盘旋，遮盖住不见天日的真心。

两个人穿过草地、穿过花园，站在桥上、人工湖的中央。

太阳已经开始西下，波光粼粼的水面染上了暮色。树也好、人也好，都覆上了一层黄昏。

“太阳马上要下山了，今天很快就要结束了呢。”莉莉亚把双臂支在

栏杆柱上，热量消散于冰冷的石灰岩中。

“嗯，没错。”

莉莉亚把脸也靠上了栏杆，侧着脸看着自己身旁的，同样染上夕阳的路易。因为四周一片空旷，晚风呼啸着穿过两人，路易的头发和衣服都被吹起，在风中如波浪般上下浮动。那修长的脖颈虽裸露在风中，但却一动不动，只有喉结偶尔因为吞咽而颤动。

莉莉亚是怎么看待路易的呢？

表面亲密的虚假男友？

像从画中走出的美少年？

沉默寡言、自暴自弃的笨蛋？

独一无二的收藏品？

这些都是莉莉亚的所思所想，却不是莉莉亚最根本的答案。

橘色逐渐从这人的身上褪去，只留下夜幕，让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更加迷雾重重。

“阿嚏——”

莉莉亚打了个喷嚏。

温度在不知不觉中变低了，而她今天的衣着略为单薄，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。

“路易，我们...”

话音未落，一件暖洋洋的衣服盖在了莉莉亚的肩膀上，有些厚重，带着一股淡淡的洗涤剂香气——是路易的外套。

那件本来穿在路易身上的夹克，此刻已被他亲手给予了莉莉亚，因为她打了个喷嚏。

这个是...男友外套吗.....？

莉莉亚顿时红了脸。

“谢...谢谢。”莉莉亚为了不让夹克被风吹掉，用手将两边往中间揪住，“我们回去吧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”

“好。”晚风拍打着路易单薄的圆领长袖。

当两个人走下桥的时候，四面八方的路灯整整齐齐地亮起。影子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，长度和角度随着步伐不停变换着。

天使啊天使，爱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形状不定、模糊不清，在感受中、在语言中、在行动中。

莉莉亚不懂得爱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爱，但是，但是.....

路易一定是要比表面男友、艺术品、喜剧主演、收藏品更重要的什么才对。

没有的话就不行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少。

因为无论如何不想面对失去的可能，所以想要一个人去独占。

这份暧昧的感情，是爱意吗？

莉莉亚不知道。

但是，此时此刻，莉莉亚攥住了路易的衣角。



后记

很久以前就想搞这样一个册子。总觉得投入精力，研发一个完美的产品(?)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这回终于是鼓足勇气，努力了一把，制造出来了!

其实在选题上纠结了很久，想不清楚到底让谁来当第一个受害者呢?最后还是选择了最喜欢，也着墨最多的两位。路易和莉莉亚的关系是很复杂的，用三两言语无法说清，所以还是希望通过故事来传达。

要说两个之间的到底是爱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，其实我也不知道!大多数时候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啊这种氛围真美好啊，感觉我对他们两个没有很熟.....

制作过程大体上是痛并快乐的。

写文的环节相当开心!其实内心已经积攒了超多素材，一直等待着泄愤(?)的机会。本来只打算搞24P，等写完却发现要32P才塞得下。即使是这样，也觉得没写过瘾，下次以2w字做目标好了!

画图，虽然有点折磨，但好歹也是习惯了的项目。此处完美主义高发，一直不停改来改去陷入审美的迷宫w(°Д°)w。不管是敷衍还是怎么样总之最后成功画完了，值得庆祝。

排版真的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未知的事物真的很可怕，全是不理解的功能，不确切的数值!新手啦，能看就行。请对我网开一面吧!

总之就是这样。非常感谢各位愿意阅读这本《I&Mine》(顺便一提，标题不仅意为“我和我的”，还谐音了日语的模糊)，希望你觉得有趣!

石炭碳
12/01/2025

